

# 打开苏北天地阔

## ——开辟华中战场的益林攻坚战

■施海波 李伟健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益林镇益林战役纪念馆正门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反攻，处于敌后的华中苏皖地区便成了华东野战军南线对敌作战的主要战场。为了迅速开辟华中战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苏北兵团，该兵团的成立犹如一把尖刀插向敌人胸膛，使敌人极为恐慌。国民党迅速收缩兵力，从中原和山东战场抽调第25师和第72师驰援苏北。为迅速打开局面，争取战略主动，苏北兵团指挥部经过战略研判，决定乘敌惊慌调整部署、立足未稳之机，首先苏北重镇益林，围歼益林守敌。

战役于3月16日发起，至3月19日清晨结束，共歼俘益林守敌国民党第51师113旅及援军7000余人，活捉第113旅少将旅长王匡。益林战役有力地策应了中原和山东战场的作战行动，并有效形成对国民党守沪核心统治区的直接威胁。

科学研判，正确选择攻坚目标。苏北兵团发动益林战役，主要是为了从益林打开突破口，迅速开辟华中战场，策应我军在中原和山东战场的作战行动。结合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在选择攻击目标时，既要考虑能够尽快达成战役目的，有利于敌后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又要选择能够对敌造成较大威胁、一旦受到攻击敌人必须增援的作战目标；加之当时苏北地区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我军对敌作战只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并保持优势，因此选择的目标还必须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攻克的地方。

从地形上看，两淮地处苏北中部，不仅是苏北水路交通的要冲，还是敌人重要的军事基地。从战略全局上看，益林作为苏北地区的重镇，位于两淮和盐阜（盐城、阜宁）根据地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我军一旦攻克益林，既可对两淮守敌形成直接威胁，迫使敌人加速从中原和山东战场向苏北地区增派援军，又可使盐阜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从作战对手上看，益林守敌第51师113旅是曾被我军全歼后又重新组建的非蒋介石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又是刚进驻益林担任守备任务，立足未稳，便于我军迅速将其歼灭。

事实证明，苏北兵团的战略研判是正确的。攻克益林给华中之敌以极大震慑，给我军在华中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广大军民极大鼓舞，实现了既定作战目标。

因势利导，创造捕捉有利战机。1948年2月，当我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奉命从山东战场挥师南下直奔苏北时，国民党当局错误判断我军的真实意图，以为我军主力将南渡长江、直逼南京。因此，国民党军急令第25师和第72师驰援苏北，收缩兵力，迅速抢占要点重镇；将第4师由上岗调至东台；第162旅放弃沐阳，向宿迁收缩；第51师113旅放弃阜宁，退守益林。

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分析认为，要赶在敌人尚未识破我战略意图之前抢抓战机，迅速完成战役布势，争取战场主动权。为此，兵团指挥部命令刚经过一个月长途行军的第2纵队不作休



益林战役纪念馆烈士墓地

整，于3月15日向益林进发，完成对益林合围态势，16日发起对益林的攻坚战。从当时战场态势上看，敌人仍占较大优势，但如果待敌人兵力调整部署到位，将对对我攻坚部队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必须果断决策，创造捕捉有利战机，力求速战速决。

阻打结合，拒敌外围歼敌内线。在攻坚战发起前，苏北兵团指挥部经过认真细致的研判，决定攻坚和阻援同时展开，遂以第2纵队为主力，担任对益林的主攻任务。

战斗发起后，第2纵队第4师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第5师从东、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第6师则部署在严家舍地域，担任预备队。与此同时，第12纵队以主力4个团，并指挥第5、第6军分区各一个团，于苏家咀、黄塘沟、全家庄南北一线布防，阻击可能由两淮、涟水方向增援之敌；第11纵队31旅和第1、第9军分区部队及地方武装在沿江地区展开攻势，牵制驻防如皋、南通地区的敌第21师；第32旅则布防于盐城以南地区，阻击可能由东台地区北援之敌第4师。

攻坚和阻援同时展开，相互配合、相互策应。阻援部队的坚决阻击有力地配合了第2纵队主力攻克益林，攻坚部队迅速攻克益林也缓解了阻援部队的压力。特别是敌增援的第72师，直至19日上午，还对我第12纵队的阻援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当中午得知我已攻克益林城后，慌忙撤退，有效缓解了第12纵队的阻援压力。

军民同心，发挥人民战争伟力。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毛泽东在其著作《论持久战》中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苏北各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开展土地革命，此举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解放军，根据地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正是诞生于两淮地区，官兵大都来自苏皖两省，在两淮地区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苏北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早就盼望着第2纵队能早点打回来。

此次战役中，苏北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地方党政机关的带领下，全力以赴支援我攻坚部队，通往益林的各项道路上挤满了支前的队伍。他们运送粮草弹药，护理后送伤员，搭浮桥、挖战壕、当向导，谱写了军民鱼水深情。最终在我军民同心的强大攻势下，顺利攻克益林。

益林攻坚战的胜利，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震撼，迫使其迅速从中原和山东战场向苏北地区增调援兵，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我在中原和山东战场的作战行动。这场胜利也极大鼓舞了苏北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斗志，为夺取更大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

## 史说新语

## 明清兵学

在明代，随着火器的大量配备和运用，战法变得更加多样，兵种之间的合同战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火攻战法也有极大提升，攻城、守城的战术和作战阵法更加多变。

### 战术手段更加多样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火器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明朝组建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战车也因可以装载火器而重新受到重视。加上原有的步兵、骑兵和水师，明朝军队的兵种更加多元化。兵种丰富，武器装备增多，使将帅在指挥作战时有更多的选择。

火器的出现改变了各兵种之间的优劣对比。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因机动速度快，相较步兵优势明显。自汉武帝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之后，骑兵在历朝历代都受到重视。到了明代，步兵却因便于配备火器而重新崛起。步兵利用手中的先进火器，射击距离较远，可以有效抵御骑兵部队冲击。

车兵这种此前稍显笨重的兵种，因战车能够满足装载大量火器的需要，重新受到重视，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逐渐取代骑兵的地位。

随着兵种的增多，兵种之间的协同也是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有才能的将帅开始尝试提升兵种合同战术的水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努力下，明军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成功地使步兵、骑兵、车兵和水师的合同战术发展到新的水平。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将董兴在与起义军的交战中，曾使用水陆并进的法取得胜利。当时比较常见的协同方式有三种：一是步兵从陆地利用火器远距离攻击敌人，水军则适时封锁海面，切断敌军退路；二是引诱部分敌军上岸，步兵利用地形发挥火器威力消灭敌军，水师也在海面对敌发起攻击；三是待敌军完全登岸，步兵和水军同时对陆地敌人构成夹击之势。孙承宗指出，要有效完成多兵种协同作战，其核心是使车兵和火器能充分发挥效率：“莫如用车，用车在用火（器）。”

### 火攻战法更受重视

先秦兵典《孙子兵法》设有专篇讨论火攻，《六韬》中也有《火攻》专门讨论火攻战法，说明先秦时期的火攻战法已经相当成熟。古代战争史中的经典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因以少胜多而名垂青史，其中都有火攻助力。朱元璋也非常善用火攻战法。他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就曾用火挫败强敌。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火攻战法在明代更受重视，还出现专门的研究论著，标志着古代火攻战法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明朝军事著作《火龙神器阵法》中指出，先进火器可以发挥多种用途，既可以直接杀伤单个敌人，也可以引发火攻，对敌造成大面积杀伤。至于发起火攻的时机，则一定要“上应天时，下因地制宜”，既要抢先占据上风口，也要充分发挥各类火器的自身性能，并且注意与冷兵器充分结合。该书不仅专门研究火器制造，而且探讨火攻战法，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火攻要略》对火攻也有独到见解。作者认为，火器固然是破敌利器，但必须使用得法，尤其需要智谋良将来指挥，否则便是“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其人”。他总结了明军虽有利器却不能以火攻破敌的主要原因，如将疲兵骄、铸钝无法、造药无法和装放无法等，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力争去弊存利。火攻虽烈，却不能专恃，对于火攻的效能需辩证看待，以免伤及自身。

明代研究火攻的著作还有《火龙经》《火攻阵法》等，这些兵书不仅记载了明代结合火器对于火攻战法的深入探讨，反映出其时火攻战术快速发展的面貌，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 城塞攻防战的革新

火器时代的攻城与守城，其实仍然遵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规

# 明代火器技术带来的战法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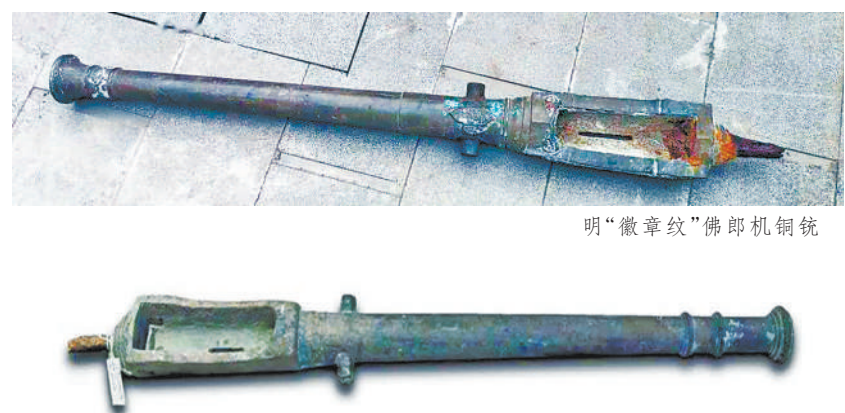
■熊剑平

律。若守城一方拥有先进火器，可以增加防守厚度；若攻城一方拥有锐利火器，也可以较为容易地摧毁对方的防御。

火器的出现，尤其是杀伤力更大的火炮大量投入使用，明显令城塞的攻守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迫使城塞的攻守战术逐步完善。在火器时代，城防体系的构建，例如城墙的修建技术等，都有所提高，人们重新认识到城塞的防御作用。冷兵器时代，兵器对于城塞的破坏力非常有限，攻城时除采取困困之外，只能仰仗奇袭。围城战费时费力，对士卒的损耗也很大，这就是孙子坚决反对的“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的攻城之战。

先进火器显然可以帮助部队提升攻城效率，摧城拔寨变得相对容易。高墙深沟固然能阻挡步兵冲击，却无法抵挡火器。如果能有效利用火器，不仅攻城的战术水平得以提高，而且可有效杀伤敌军保存自己。攻城部队可用火炮直接轰击城墙和城门，一旦打开缺口，步兵就可迅速冲入城内。另外，还可悄悄挖地道至城墙下，再大量充填火药，通过引爆火药炸塌城墙。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努尔哈齐10多万大军被袁崇焕用红夷炮击退。这场攻城战中，努尔哈齐因对明军守城决心和火炮威力认识不足，导致惨败，他所擅长的传统攻城战术也无法得到施展。袁崇焕则就如何结合城墙构筑阵地很有心得，将守城战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随后的宁锦之战中，袁崇焕的防御战术又有所变化。为牵制和打击攻城的后金军，袁崇焕在城外布置一支机动能力较强的骑兵部队，“绕出大军后决战”。袁崇焕一面依托坚固的城墙和先进的火炮固守城防，一面组织骑兵对后金军的攻城部队展开袭击和骚扰。此举使得后金军无法集中精力攻城，攻城战术也无法施展。因为战术得当，袁崇焕率领明军成功地击退了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



明“徽章纹”佛郎机铜炮

明万历六年佛郎机铜炮



柏林战役中苏军使用上百部探照灯震撼纳粹德军

# 柏林城下的探照灯

■卢克雷 高 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中，柏林战役是苏军对纳粹德军实施的最后一场战略性进攻战役，也是苏军进行的最大的一场城市进攻战役。柏林战役的胜利不仅打开了通向“第三帝国”老巢的通道，也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5年3月，随着欧洲战场的全面溃败，纳粹德军已是强弩之末。为加速世界反法西斯进程，苏联统帅部集结了3个方面军，推进到距离柏林只有70公里的奥德河、尼斯河一带，准备对柏林发起进攻。其中，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担任主攻柏林任务。眼见苏军进攻在即，希特勒决定拼死抵抗，在柏林方向集结了2个集团军群，又任命有“东线防守大师”之称的海因里希大将担任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专门对抗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受命后，海因里希迅速在奥德河与柏林之间建起3道防御地带，并与

柏林城内的3道防御阵地连接，防御纵深达30千米至40千米。尽管纳粹德军在战前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苏军会用这么多大功率探照灯作为“武器”投入进攻，让防线轻易溃败。

战前，纳粹德军在苏军和英美盟军两线夹击之下，已到了崩溃边缘。面对孤注一掷的“困兽”和柏林城坚固的城防工事，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伤亡突破敌人防线打进纵深，成为攻克柏林的关键。朱可夫在生活中发现，照明的普通探照灯可以给人造成一定眩目感，于是设想将探照灯运用到作战中，即在黎明前发起进攻，用大量的大功率探照灯突然照射敌前沿阵地。如此，不仅可以威慑敌人，对其造成恐慌，还可以防止部队在进攻中因天黑出现混乱，利于指挥协同。

有了这个想法后，朱可夫召集军级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柏林相关事宜。

他指出，柏林是苏军在战争中进攻的最大城市，需要足够的兵力、火力投入作战，并且要迅速在奥德河一线打开突破口，向敌纵深快速推进。在会上，他提出了在黎明前利用探照灯配合发起进攻的方案，随即遭到一些指挥员的质疑。反对者认为，探照灯在夜间会立刻被敌发现摧毁，得不偿失；且探照灯一开不仅暴露己方位置，部队行动也会被敌军看得清清楚楚。

面对质疑，朱可夫邀请将到了演训场，命令部队打开探照灯，不仅将演训场照得如同白昼，而且还给将领们造成了极强的眩目感，形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慑。朱可夫随即“可以给德军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为部队照明、方便夜间作战指挥协同”等运用探照灯协助作战的目的一一道出。通过实验，第一方面军将领看到了探照灯的实际效果，坚定了快速突破敌防线的信心。

1945年4月16日凌晨，朱可夫下达

总攻命令，奥德河上空突然升起数千枚信号弹。苏军将“秘密武器”143部探照灯连同所有坦克和卡车的车灯同时开启，释放出总功率达数亿瓦的耀眼灯光，纳粹德军阵地瞬间被照得如同白昼，德军陷入一片混乱，眼前除了白茫茫一片外什么都看不到。纳粹德军虽然能听到苏联坦克的轰鸣声，但看不清坦克来向，无法组织抵抗。与此同时，苏军炮兵的迫击炮、“喀秋莎”火箭炮、自行火炮等，在半小时内向123.6万发炮弹倾泻到奥德河西岸。苏军航空兵也向泽洛高地投下约3000吨炸弹，纳粹德军防御阵地很快陷入一片火海。在苏军的火力打击、空中突击和探照灯攻势的“组合拳”下，纳粹德军的第一道防御地带很快土崩瓦解。

## 链接历史